

文註貫
通聯讀

繪圖白話四書

國語四書

論語卷之五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章

陽貨

以陪臣而專國政意

欲見孔子

而招之使自至

孔子

義不往

見

乃用術矚亡而

歸孔子

以

豚

使之必往拜也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報禮稱而終不以不見之義矣不意

遇諸塗

乃迎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

其居亢甚矣

曰

仁者出身濟世若

懷其寶而迷其

邦可謂仁乎

彼以孔子為懷寶迷邦也孔子固非懷寶迷邦者但據理答之

曰不可

又曰智者乘時作事若

好從事

而亟失時可謂知乎

彼以孔子為從事失時也孔子固非從事失時者但據理答之

曰不可

貨遂諷之曰

日

月逝矣歲不我與

寶不可終懷時不可再失矣

孔子

不以為仕於貨不仕於貨也但

曰諾吾將仕

矣

貨動之以有心孔子應之以無意不惡而嚴之妙可見矣

○子曰

人以善不善相去之遠而歸其咎於性性豈為人任咎哉人之稟受於天者理無不一而氣質不能無清濁純駁之殊故有智賢愚不肖之等然清而智者固於所賦之理可以無

不知即濁而愚者亦未嘗無良知而賢者純固於所賦性本相近也迨至習則賢智者固曰

之理可以無不能即駁而不肖者亦未嘗無良能其進於義即愚不肖者亦可進於善習於不善則賢愚不肖固且流於不善即賢知者亦下同於不善而善與不善之相遠也人奈何不慎所習以復性也

○子曰我言性相近習相遠而人有以性之不移於習唯生而氣極其清上知與夫生

極其濁質極下愚一則生知安行粹然至善而自絕於不善一則自暴自棄甘居下流而自絕於善乃不移耳然古來上知之人不察見

其駁而為之性可上可下如之何不慎所習也

○子游為子之武城武城宰聞弦歌之聲下有善俗則上有善教可知夫子不得以其道大行於天下而子

游能小試於武城故莞爾而笑曰雞小物也牛刀大器也割雞焉用牛刀哉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耳子

游正對曰夫子以治小邑不必用此大道乎何異乎偃昔者之所聞也昔者偃也嘗聞諸夫子曰為

而將有治人之責者君子也學道而明則尊卑之分而愛人為民而恪守事人之誼者小人也學

道而明則尊卑之分而易使也武城雖小將為君子焉將為小人焉偃竊佩夫子之訓而

門人惑於今日之說也子故解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吾前言割雞焉用牛刀直戲

之耳

豈可據為正論哉出治者而皆奉學道之言以往其於我用世之心則幾矣

○公山弗擾

季氏宰也與陽虎共執桓子而

以費畔

因以禮聘

召孔子

嘗懷宗國之凌替疾季氏之不臣而思以匡之久矣今其

家臣內叛畔起私門倘因其可乘之機而運吾轉移之術亦振魯興周之一會也故

欲往

而應

子路

不達其意而

不說曰道既末所

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

哉

必將有以用我也特患不用我耳

如有用我者吾其

固以修紀綱之廢墜振名分之凌夷文武周公之道昔之行於西土者今之行於東方而

為東周乎

子之自表其志如此而其撥亂反正之微權轉移化導之妙用則有未易窺者矣

○子張問仁於孔子

庶幾反務外而求諸心也

曰仁為心德心不存則理無從得而心離理則心亦無以存惟性與仁交接之處有五馬果

能

實致其力

行五者於天下

而無適不然則純熟無間而

為仁

之道是在是矣請問之曰五

非他

恭

以持已而心不慢一在

寬

以容物而心不隘一在

信

以立誠而心不偽一在

敏

以作事而心不急一在

一在

恭則

必起人之敬而

不侮

吾行

寬則

必致人之歸而

得眾

任焉

行

敏則

事必就緒而

有功

吾行

惠則

人必感激而

足以使人

如其效之不得必其行之未至以此自考

則功力之淺深疎密無所適而
心安有不存理安有不得哉

○晉大夫趙

佛肸

者因缺叛而亦據
中年以叛乃以禮

召

孔子非其好德之心
則其反正之機矣

子欲往

而應之或度其人
之可化事之可為

亦以在已有
可恃之道耳

子路

述守身之常
法以諫之

曰昔者由也

聞諸夫子曰親於其

身

為不善者君子

身為不善者君子

恐其浼

不入

也

佛肸以中年

畔

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

不善不入

然

有是言也

然此特為

不免於磨則磷
則緇者言之耳獨

不曰堅乎

試

磨而不磷

則何懼

不曰白乎

試

涅而

不緇

則何懼而不涅而如以不磷不緇之吾必不試諸磨焉涅焉之
地是則以匏瓜目吾矣夫匏瓜但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者也

吾豈匏瓜也哉

馬能繫而不食

由此觀之聖人體道之大權
固有非常法所得拘者矣

○

子路之在聖門勇於為善而無
所取裁則有歉於明理之學也

子

呼而曰

人有六言之善而即有六蔽之失去
其蔽然後可以全其美不可不聞也

由也女

聞六言六蔽矣乎

起

對曰未也

子

居吾語女

天下之事莫不有理
人必好學窮理而後

所行為無弊如仁
主於愛美德也然

好仁

不好學

以明其理則
可隘可罔而

其蔽也愚

智主於知

好知而

不好學

以明其理則窮高極遠而

其蔽也蕩

有言必信美德也然

好信

而不好學

以明其理則必至傷害於物而

其蔽也賊

直而無隱美德也然

好直

而不好學

以明其理則必急切不洪而

其蔽也絞

勇以有為美德

也然好勇

而不好學

以明其理則越禮犯分而

其蔽也亂

剛而不屈美德也然

好剛

而不好學

以明其理則輕躁恣肆而

其蔽也狂

有一於此反傷其美可不務學乎哉

○子曰

詩之為益大矣

小子何莫學夫詩

乎詩之所言有善惡學之

可以興

起我勸懲之志意有

美刺學之

可以觀

考我身心之得失具敘情好和樂之中不失莊敬之節學之

可以羣

而不流其寓悲愁責望之內益存忠厚之情學之

可以

怨

而不怒而且倫紀具備適不獨父遠不獨君也而舉其大者則

適之

以資事父

以資事君

馬至於物類甚繁如鳥獸草木之名或以

地異或以時殊未易多識也而賦比興之中合山川統古今無所不備學之則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馬以淑身心以理性情以敦人紀以

明庶物咸於是乎在如之何可不學哉

○子謂伯魚曰

詩三百篇皆所當學而於人倫日用尤切要者則周南召南是也

女

亦嘗涵濡諷詠心體力行而

為周南

召南矣乎

蓋二南之詩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人而為此則性情由此而理風化由此而端自近及遠推行有本若

人而不為周南

召南

則如一室之中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而況萬物之煩天下之遠哉

○子曰

世之言禮樂者何其逐末而忘本也人有恭敬之心而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玉帛雖不可缺而無文之禮乃其本也

禮云禮云

者豈惟是

玉帛云乎哉

有和樂之情而後宣之以鐘鼓則為樂鐘鼓固不可已而無聲之樂乃其本也

樂云樂云

者豈惟是

鐘鼓

云乎哉

亦反求其本而可矣

○子曰

人之立心制行表裏如一則光明正大於人何忤若夫

色

雖莊

厲而內

荏

實柔則無實盜名常畏人知

譬諸小

人

中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不亦可恥之甚哉

○子曰

天下顯然悖德之人皆擯而絕之不足以害吾德也惟有

鄉原

一流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同流合污以媚世而一鄉皆稱之為原人是則似德

非德而實有害於德殆

德之賊也

○子曰

善言者德之資也聞善言而存諸心體諸身則善為我有而德日積矣若夫

道聽而

即

塗說

馬徒付諸口耳之虛而無補於身心之實

猶之珠玉入手仍委之道塗而已是乃

德之棄也

○子曰

從來利祿之小人浸淫而為亂賊之首惡其實一鄙夫而已矣人臣比肩事主同寅協恭當公忠之人是與若

鄙夫

而

可與

之事

君也與哉

後知有已不知有君當

其

權位未得之也

然營營必

得之

及其權位之既

得之

營營然又患其失之

苟

至患失之

則其謀之所出勢之所就小而謫媚汚辱大而奸使寡絀

無所不

至矣

立朝者可不具知人之明而審夫進退之宜也哉

○子曰

古今人之不相及豈獨鮮逢其美抑且鮮遭其疾蓋氣稟之偏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

習俗或

是之亡也

有如志願太高謂之狂亦疾也然

古之狂也

但見其不拘小節

肆

今之狂也禮義

之大開

蕩

持守太嚴謂之矜亦疾也然

古之矜也

但見其棱角峭厲

廉

今之矜也

逞其剛狠之氣而流於

忿戾

暗昧不明謂之愚亦疾也然

古之愚也

但見其徑行自遂

直

今之愚也

為機變之巧挾私妄作而流於

詐而已矣

古之疾任天今之疾任人在天者可克而任人者難治豈不益偷也哉

○子曰

天地之間有正不能無邪而邪每足以害正君子抑邪崇正有用惡之道焉如色以朱為正而紫之艷麗反足以悅目而奪朱是故

惡紫之奪

朱也

樂以雅為正而鄭聲之淫靡偏足以悅耳而亂雅樂是故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至於是非賢否本有定論而利口之人變亂是

非顛倒賢否足以惑人而致邦家之傾覆是故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知所惡則知所以屏絕之而不為之害矣

○子

因學者多以言語求聖人而不知體道於身心日用之實也故微之

曰

道不在乎徒言也以有言而明究不以無言而晦

予今而欲無言焉

子貢

正以言語觀聖人者瞿然

曰

小子之得以傳述者以子之有言也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

曰

賜欲求述於言則將求言於天乎今天

天

昭昭在上

何言哉

但見

四時

自行

行焉

百物自

生焉

行焉生焉而天已言矣而天已可以不言矣

天

何言哉

然則聖人日用動靜之間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學者隨處觀察而有得焉則天有天之行生聖有聖之行生學

者有學者之行生何者非違何者不當體道而必待言而後顯哉

○魯孺悲

者嘗學士喪禮於孔子而或曾有負罪之處一日

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乃將命

者

方出戶

之際

取瑟而歌

蓋正

使之聞之

知其非疾而發悔悟之心也其不屑教誨之教誨也夫

○宰我

信道不篤欲為

問

曰先王之制子之於父母也必為

三年之喪

以子言之短而為

期已久

矣

何必三年况

君子

之於禮樂斯須不可去身者也若居喪

三年不為

威儀損

禮

則

禮必壞三

年不為

聲容節

樂

則

樂必崩

三年之喪之為害如此若夫

舊穀既沒

新穀既升

農為政之一變鑽燧改火

歷於四時火政為之一期

期

亦可已矣

夫仁親為禮樂之本霜露有春秋之感何予之忍心至此

哉子欲發其本曰三年之喪食必疏食衣必衰麻食夫稻衣夫錦於女之安

乎予直應之曰安曰子竟安於食稻則期之喪為之夫君子之居喪哀痛迫切

食旨而不甘聞樂而不樂居處而不安故居必三年而不為期也

今女既安於食稻則為之宰我竟出子乃痛責之曰予之不仁

也夫父母之德極天罔報即以子之生而言三年抱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然則喪而三年僅從

中制報亦淺矣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以其皆有三年之喪故為是天下之通喪也予也亦嘗

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而忍忘之乎

○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日用則日靈於以進德而修業而賢於人也遠矣若飽食終日而義理不講職業不修一無所用其

心焉則徒存息食乎天地間與冥頑不靈之物何異其為人也難矣哉不見有博弈者乎雖非有志者之所尚然即其寄情於

此為之猶賢乎已而無所用心者人而至博弈者之不如尚何言哉

○子路好勇曰君子尚勇乎蓋徒知任氣而不知任理也子曰凡出於天理之宜人君

子當行則行當止則止惟義以為上而非徒勇之說君子有勇而無義則藉勝為

亂在下小人有勇而無義則負力肆欲而為盜矣可徒尚勇乎哉

○子貢曰君子於人無所不愛不知亦有惡否乎子曰當惡則惡人心有惡

也隱惡者仁厚之道惡夫好稱揚人之惡者忠敬者事上之心惡夫居下流而訕上者

謙退者禮讓之節惡夫逞血氣之勇犯而無禮者明通者決斷之本惡夫卑果敢昧而窒者

因問曰賜也亦有惡乎敬對曰明覺自然謂之智若伺察人之動止而自以為智似智非智也故惡傲以為知

者見義必為之勇謂若凌人傲物而自以為勇似勇非勇也故惡不孫以為勇者無所隱諱之謂直若攻發人之陰私而自以為直似直非直也

故惡訐以為直者夫子之惡惡其悖乎德也子貢之惡惡其亂乎德也均之人心之公惡也

○子示人以馭臣妾之道也曰天下有人情之所易忽而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

也何言之彼其朝夕奉令於吾前非過於用恩則過於用嚴當其狎昵而近之彼則挾恩恃愛而漸至於不孫及其疎斥而遠之彼

則快望懣恨且夫始而近之以為縱有不馴易制耳及因其不孫而遠之而女子小人表裏作奸而積而成怨釀為屬階可勝道哉家之僕婢國之官妾皆是也惟莊以涖之慈以畜之斯兩得不

無弊
馬耳

○子勉人及時曰人生四十成德之候前此年力富強可年四十而猶見惡於有

人焉其終也已復何望哉

微子第十八凡十章

○昔殷紂無道有庶兄微子諸父箕子比干皆殷之臣而國之戚也微子諫不聽則去之箕子諫不聽下為之奴佯

而受比干諫不聽而死三子之行孔子原其心而斷之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為商之元子商亡在旦夕自合去之以存宗祀若箕子自當極諫箕子偶逢紂不甚怒而為奴比干逢紂甚怒而死非有所擇而為之也要知上觀天命下察人心當殷不得不亡周不得不王之際三仁更

無他法可以挽回而其所為如此一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心不外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

○柳下惠僅為士師且三黜而不人諷曰君子之仕也道合則從不合則去魯之待子薄矣子

未可以去乎曰我之所以見黜者以直道也直道難容使我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三黜枉道易合使我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直道必不可賤枉道必不可為此我所以寧三

黜而不去也觀其言
可見其和而介矣

○孔子在齊齊景公以擬所待孔子之禮曰孔子魯人也彼國習見魯禮所以待季孟之禮矣吾若以魯之待季氏待者

則為最隆而吾不能若以魯之待孟氏者待之則為太簡而於禮有不可惟酌於二者之中而以季孟之閒待之

則吾力可能而孔子亦可以留矣既而曰此特聊以盡待賢之禮耳若孔子之道其如吾且老矣不能用也夫禮賢而不用君子豈可虛拘哉

孔子遂接漸而行焉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大治齊人懼其將露用犁鉏之計歸女樂於魯君欲以動其聲色之好而季氏阻其用賢之志也時國政統於季氏

桓子先微服往觀言於定公而受之於是君臣耽樂急於政事三日不朝其不足與孔子於是不至之故不

稅冕行焉

○孔子將適楚有楚之狂接孔子與因以接與名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德固盛矣以今之時而猶不隱何其德之衰也往者既不可諫來者則猶可

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惜之意蓋知尊孔子而深愛孔子是於

下車欲與之言出處之大意而挽之共濟楚狂不欲聞也遂疾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非所

不同不相為謀者耶

○時有隱者一名長沮一名桀溺以寓往而不返入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

路問之濟渡津焉長沮乃指孔子而問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

孔丘曰吾聞魯有孔丘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沮乃拒之曰我以為非魯孔丘也既魯

不是知津矣而何我乎是問哉問津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

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桀溺曰子之師弟周流豈以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上無可輔之君下無可共之臣而誰以變易之徒僕僕耳且而

與其從辟人之士於此不可去而之彼徒勞無益也豈若從我辟世之士付理亂於不知

而優遊哉語畢竟耰而不輟亦不告子路遂行而以告夫子喻己意

憮然曰彼謂不若從辟世之士是不欲與斯人同羣也夫人與人同類舍人則禽獸矣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

論語卷五微子

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乎所謂滔滔皆是誰與易之正為天下無道丘欲以通易之耳若使

天下有道

則已無用易矣

丘不與易也

栖栖者復何為哉

○子路從

夫子而在

後遇

丈人以杖荷蓐

子路

率爾問曰子

見

我夫子乎

丈人曰

我農家者流勤四體分五穀者今子非我儔類

四體不勤

五穀不分

我且不識子為何人又安知

孰為

爾夫子

乎於

植其杖而芸

子路

接其貌言不覺起敬乃拱而

立

丈人亦因感子路之敬翻然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

且

見其二子

馬

前雖倨後待之云有禮矣

明日子路行以告

是子曰

隱者也使子路反

見之

將挽之以共濟也無如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預避之

至則行矣

子路

述夫子之意而語於其家

曰

義之所在無可逃於天地之間

者也若絕人逃世而不

仕

是無義

矣長幼有節君臣有義皆人紀所重疇昔二子之見固以

長幼之節

不可廢

豈知

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特偏執已見

欲潔其身而

亂

大倫

哉

君子之

不忘情於

仕也

用舍行藏雖不膠於一定而此身一日在天地之間即不得置諸朝野安危之外凡以

行其義

也若夫道之不行固則已知之矣豈以世莫宗乎而遂忽然高蹈哉

○商周之際有以無位而逸有以有位而亦逸而均以逸民桓者則有知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

柳下惠少連其人子曰因而論不降其志有立志不肯高尚降其志以屈於人不肯守身清潔辱

其身以徇於世則伯夷叔齊與此清而謂柳下惠少連不擇君而事不待時而出雖降

其志卑辱其身矣但具言理而中當然倫次其行中天下慮雖

辱而能不失其所守其斯之可而已矣此和而謂虞仲夷逸入山唯隱居矣行未必

論狂蕩放言矣言未必盡中倫身非利祿中乎道清故言以廢因時勢中乎道權此

而逸者也之數人者各有所為各有所不為其所為者我則異於是時所可從而可之而非

可從而不可之而非無可無不可馬此我之所異

○昔孔子正樂於魯樂官職樂之正見魯事日非大師名摯摯者則適齊馬是去魯之倡也

脩食之官能安其位乎於是亞飯名干干者去適楚三飯名繚繚者去適蔡四飯名

缺

者去

適秦

心猶太師之心也而不計地之夷與夏矣太師既去則司樂之眾職能不繼其迹乎於是掌擊鼓

之官

方叔

者

入於

河

掌

播鼗

之官

武者

入於漢

為樂官之佐

少師

名

陽

主擊磬

之官

襄

者

於海

心亦太師之心也而不計地之荒與遐矣夫所適之國不同而同一避地也所入之地不同而同一避世也可見雖樂官之賤不苟留於權貴之門聖人正樂之功神矣哉

○

昔伯禽受封於魯

周公謂魯公曰

我國家以仁厚開基今汝始治魯國亦當以

君子

忠厚之道為本親者一脈相傳弛其親則本薄

矣故必尊其位重其祿以展吾親親之心而

不施其親

信之大臣者國所倚賴不用則怨矣故必信之專任之久以遂其大用之志而

不使大臣

怨乎不以

為

故舊

者親賢之世好惡逆大故不得不治若

無大故則不

輕

棄也

賢才者雖有全能求

備一人則效用者寡矣故當取其所長不責其所短

無求備於一人

馬此皆君子忠厚之道也汝其誌之哉魯論述此於既衰之後傷今思古之意可見矣

記者記周室盛時人才之多而曰人才之生闕乎氣運昔我

周

文武之德澤涵育者深天地之精其蘊畜者久於是

有一家四

乳而生

八士

馬其初乳所生者有

伯達伯适

之賢而二乳所生者又有

仲突仲忽

之濟其美其三乳所生者有

叔夜叔夏

之賢而四乳所生者又有

季隨季騶

以繼其休是雖產於一姓實邦家之光也萃於一門實天下之瑞也昔時人才之盛如此而今可復得哉

子張第十九

凡二十

五章